

英國倫敦採訪世紀婚禮後感

今年4月，是連續第二年，在同一時間到外地採訪，去年是上海世博，今次是英國倫敦—威廉王子和凱特的世紀婚禮。飛機上，坐在身旁的不是早已默契相通的攝影師，而是第一次合作出外採訪、身形比我矮小、還有點孩子臉的女導演—黃詩雅。誰說攝影師一定是男性？當然，我們這個組合也少不免讓人擔心「會不會不夠高拍攝？」，但也管不了，我們就帶著諸般疑問和期待，行囊滿滿—攝影機、腳架、咪高峰、電腦、採訪資料等遠赴倫敦，一切就由兩個女生開始。

驚險的現場直播

王子大婚，英國街頭早已旗海飛揚，一班皇室狂熱支持者和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，攻陷倫敦，有時實在令記者又愛又恨。之所以愛，事關面對情緒高漲的群眾，總不難捕捉到豐富的畫面，採訪到好的soundbite；不過，當你淹沒在人海之中，動彈不得之時，又會發覺他們一點都不可愛。

4月29日，正是大婚當日。公司租了當地的衛星，在香港時間晚上九時，亦即是緊隨大婚和巡遊後的黃金時間，讓我夥拍當地一位攝影師作現場報道，直擊群眾慶祝。為了善用資源，我和同事早已計劃好要分頭行事，她一人帶著器材到海德公園採訪，那兒有大片草地和大屏幕直播婚禮，是會場附近以外其中一個最多群眾聚集的地方。而我就直搗巡遊路線末段的林蔭大道，定時電話報道和部署現場報道。

看似安排妥當，原來已出師不利。



人流如鯽，任你再早出發都不及他人。由白金漢宮伸延至整條林蔭大道早已「失守」，還在外圍的我，心知不妙，極度懊悔為何不跟群眾一樣半夜露宿街頭？眼見警方為控制人潮，陸續封鎖已企滿遊人的位置，不許出入。面對如斯情景，心裡明白，誰管你有沒有證件，再不盡快衝出重圍，就肯定被困，更不堪的是很大機會趕不了只此一次的現場直播！定一定神，知道眼中只有一件事，亦只有自己能夠解決。一輪冒險的繞路狂奔、破口大叫再「攝位」、跨過花叢的鐵欄等等，雖尷尬難堪，幸而成功抵達目標位置。

終於來到現場直播時間。可是衛星電話仍然未連接得上，那一刻，不論我，還是香港的同事都肯定成了熱鍋上的螞蟻，原來根本來不及為報道預備什麼。後來，成功接上，就只好「執生」見什麼就說什麼和現場採訪遊人，盡力將當時的氣氛、情況，帶給香港的觀眾。

十多分鐘的時間很快過去，未敢為自己的表現打分，但此一役，卻未敢忘記。

無必要採訪？

今次的世紀婚禮，外國傳媒形容是“Social media wedding”，意思是不單利用傳統的傳播方式發放婚禮的消息、圖片及影像等，亦借用社交網站twitter及facebook的力量向外宣揚；在香港，除了電視台轉播外國的訊號，亦有網站利用串流技術在網上直播，一般估計全球有高達二十億人透過不同的媒體觀看婚禮。

我在本港一些網上論壇，也看到有網民發帖討論「香港寬頻竟然派人到倫敦採訪大婚」，有網民表示，有大婚指定媒體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、還有其他外國媒體鋪天蓋地、包羅萬有的報道，香港的媒體無必要派記者到當地採訪；當然，意見非一面倒，有網民亦表示不認同，可是，值得反思的是這少數意見背後的觀點。

在資訊如此氾濫的年代，所有人都可以輕易在網上取得資訊，記者作為傳播媒介的角色



也的確愈來愈模糊，觀眾似乎不再滿足於記者只是報道資訊，那麼，究竟記者應如何過濾資訊、甚至是創造資訊？我認為這是我們新一代記者，以至現今傳媒機構要面對的難題，當然如果把握得好，這會是突破關鍵。

今次的英國之旅，我也嘗試採訪大婚以外的另類故題，期望帶給觀眾不同的資訊，當然，進步空間仍很大。但最少，我相信香港記者能夠親身採訪，總比只有外國的單一資訊來得豐富；在於記者本人，能夠參與採訪如此盛大的世紀婚禮，實在是一次難得的寶貴經驗，而且這經驗，不只是屬於記者，也是傳媒機構，甚至是香港新聞界的。

錄像記者(Video journalist)

話說回來，同事在海德公園那邊的採訪又如何？聽她所說，當然場面也是極之虛囂。她一人採訪，不單拍攝、「扑咪」、還做了平生第一個「扒」(stand-upper, 即報道記者)，要知道她原本的工作不是記者、也不是攝影師、而是在新聞部錄影廠拍攝的導演，連「扒」都做了，還有什麼做不了？欣賞她的嘗試之餘，亦帶給我一些反思。

在英國，認識了一位美聯社的錄像記者(video journalist)，他說有時候都是一人採訪、拍攝、做「扒」，還可能會剪接；我也曾經聽過，在外國有一些freelance錄像記者，帶著攝影機、Mac book、自己駕車就採訪去，最後把已剪接好的新聞片後傳送到新聞機構，檢查過沒問題，就可以播出；又記起，去年到台灣採訪時，曾經拜訪過當地一家電視台，人家的記者也是自己採訪、自己剪接。那麼，香港的記者又如何？觀乎幾間主要電視台，基本上記者、攝影師、工程、剪接師，都是各就其位，最常見的都只是攝影師充當記者「扑咪」採訪。可是，這種分工又會否改變？又還是，基於節省資源等因素，已經靜靜地起了革命？試想，當高清攝錄機體積之細，可以輕易攜帶、當智能手機也能夠拍攝高質素畫面、當Mac book或者類似功能的手提電腦更普及，剪接都變成基本的電腦知識時，這一切一切，將會或

現正帶給本港傳媒怎麼樣的挑戰？香港的記者應該如何面對？又該如何平衡以維持專業？這些都是我心中的疑問。

參觀美聯社電視新聞

今次英國之旅，除了採訪大婚之外，亦都有機會到美聯社電視新聞，位於倫敦的分社考察三天，以「觀察者」的身份了解他們的日常運作，由參與早上的編採會議、參與王子大婚採訪部署的會議、了解採主與記者的溝通、各部門的工作等，讓我認識他們的分工架構、以至是選取新聞題材時的考慮等。

其中比較深刻是一位主力負責在互聯網搜尋片段的編採隊員，具體一點說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從YouTube搜尋可用的片段，再聯絡上載片段的持有人，取得版權；又會瀏覽不同的社交網站等，參與討論，與網民建立關係。在考察當天，他就在YouTube搜尋到一段敘利亞示威衝突時警民駁火的片段，經過一輪交涉，他取得拍攝者的同意在新聞中播出，片段最終亦都經網絡世界發放至全球各地的媒體。

一段紀錄下駁火一刻片段、一段可能沒被記者拍攝下來片段，一段發生在世界另一角落，真實存在的畫面，最終成功被紀錄下來，不期然有點感動。



一連十三天的英國倫敦採訪之旅完結，我拖著疲乏的身軀回港，很快又回到崗位上打拼。心裡載著滿滿的回憶和感受，可能會隨年月而淡忘；經驗卻是累積了，磨練都經過了，最大的得著或許是，讓我更有信心走下去，隨時再迎接新挑戰。

【➡】李盈盈

香港寬頻新聞台主播/記者